环球讲坛聚焦仲裁之后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

南海仲裁裁决出台后，受其直接影响的不仅包括中非关系、南海争端与中美关系，还涉及对中国周边外交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与东盟关系。

菲律宾在裁决出来后，首先要做的事之一就是推动东盟就仲裁问题统一发表一个声明，但未能如愿。7月25日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最终发表了共同声明，但并没有提及仲裁。

可见，东盟是中菲博弈的一个重要平台。仲裁裁决的公布以及今后南海局势的走向，也势必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李开盛研究员 李永生 摄

现场语录

不用“后仲裁时代”

现在，我们有一些媒体使用“后仲裁时代”这样一个词来描述当前的局势，但是，我不太认同这样的表述。

用这一表述就太抬举菲律宾，太抬举仲裁庭了。如果你说“后仲裁时代”，这就意味着这个仲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比如我们讲后冷战时代。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虽然菲律宾、美国等一些国家将这个仲裁看得很重要，但我认为从长远来讲，它的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这一次的讲座，我没有用“后仲裁时代的中国-东盟关系”，而是用了“仲裁之后”这样的表述。

东盟国家的“左中右”

如果我们用“左中右”这样一个不太确切的词语来划分东盟各国的对华态度。

对中国比较好的国家，我们姑且称之为左派，有柬埔寨、老挝和文莱。虽然文莱也是南海的声索方之一，但是它的对华态度是比较友好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是中间派。泰国虽然对华关系友好，但在涉及南海问题时不表态，所以综合来看，泰国是中立的。缅甸原来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在变。而新加坡是摇摆的中间派。右派则是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是坚决反对中国的。

“菲版特朗普”

杜特尔特在担任总统之前，曾经是达沃市市长。他虽然说中央执政经验不足，但在地方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而且他还获得一个称号，叫“菲版特朗普”。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是个“大嘴巴”，杜特尔特也是，经常会说出一些不靠谱的话，甚至是脏话。

丰富的地方执政经验，让杜特尔特形成了一种与阿基诺三世完全不一样的执政风格。别看他经常“大嘴巴”，好像没有心计，但实际上我认为，他的执政思路是非常实用的，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人。

在南海问题上，杜特尔特也说了很多话。比如，“中国如果帮我建铁路，我可以不谈南海问题”。当然他也说了一些极端的、强硬但看似不靠谱的话，比如，“如果两个国家打仗的话，我就开着一辆摩托艇前往与中国有争议的岛上。中国人就杀死我吧，让我来成为英雄。”

但我认为，他发展对华关系是他的真心话。在菲律宾的舆论环境下，在选举期间，你讲对华不那么强硬的话，肯定是不利于你拉选票的，但杜特尔特还是讲了。

菲律宾的左派

杜特尔特甚至说自己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但这里的“社会主义”与我们平常说的不一样。

在菲律宾，反华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的，可能在反华的问题上，左派比右派更强烈。右派虽然跟中国关系不好，跟美国关系好，但真正上街游行的没有什么右派，大多是菲律宾的左派。左派一方面坚决反对美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美国的影响，反对美国设立军事基地。但也正因为在主权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菲律宾左派在对华关系上也有很多强硬的声音。

我个人认为，杜特尔特和这些菲律宾的左派很相像。

玖田 整理

演讲摘要

管控问题克服消极挑战 中国东盟关系不能削弱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李开盛

南海“包袱”难完全抛下

仲裁的出台可能从以下几方面影响东南亚地区的局势：

首先体现为南海议题将持续升温，其他的地区议程可能被其左右甚至“绑架”。有了裁决的“王牌”在手，菲律宾和支持它的西方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向中国施压的机会，南海议题因此还会热闹一段时间。就像这次东盟外长会议一样，本还有许多重要议题要谈，但由于南海议题的插入，其他议题都成了配角。这不但不利于南海问题本身的解决，也极大地干扰了其他的地区议程。而且，议题升温之后，中菲国内舆情鼎沸，政府间妥协的难度更大了，在海上发生摩擦甚至冲突的机会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次，仲裁案可能产生连锁效应。曾有分析认为，如果此次菲律宾仲裁成功，那么其他声索方特别是越南可能成为下一个起诉中国的国家。裁决公布后，越南的发言相对比较平衡，仅提到欢迎裁决，主张通过外交和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没有用到“要求中国遵守裁决”这样强硬的话语。这表明中越关系目前处于可控状态，但一旦情势有变，越南依样画葫芦提起仲裁或诉讼完全有可能。而中国仍不太可能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立场，结果就会是分歧越大，争端越烈。即使其他声索方没有跟上，但对谈判的怀疑态度肯定是增加的，想利用裁决杯葛中国的心态肯定是存在的，结果关于南海的相关谈判，如行为准则(COC)谈判可能面临新变数。

再次，共同开发更加艰难。裁决事实上激化而不是回避了领土主权争议，要进行共同开发的前景将变得更为黯淡。由于主权争端的敏感性，南海争端只能走共同开发的道路。但是，由于裁决提出中国在断续线内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理基础”，而且南沙诸岛均不具备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据此，像菲律宾等声索方可能不再认为其专属经济区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它也就用不着与中国共同开发了。对此，中国当然不接受。

最后，是南海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国际化。在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美国在南海的介入事实上是越来越直接了。当前，美国极力撺掇它与仲裁案的关系，但它在政治上、外交上是仲裁庭的坚定支持者。如果中国要针对裁决采取反制的行动，美国部署在南海的舰队估计也不会完全袖手旁观。这些迹象意味着，中美直接的博弈进一步增加了，地区局势恶化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上述影响综合起来，就是南海局势很可能将进一步动荡不安。没有南海的稳定，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就很难稳定下来。虽然东盟不太可能完全被“绑架”，但有了南海这个“包袱”，中国与东盟关系要想完全抛下它往前走，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杜特尔特接“烫手山芋”

中菲关系是当前中国东盟关系的一块“短板”。2016年6月30日，阿基诺三世卸任，新总统杜特尔特就职，被外界许多人认为是两国关系走出低谷的一个契机。这是因为杜特尔特无论是在个人理念、还是政策倾向方面均大不同于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并非天生敌视中国，但他咬定了通过仲裁解决南海争端，结果把中菲关系拉入低谷。相反，杜特尔特是实用的民族主义者，在很多政见方面同菲律宾国内的左派相近，不喜欢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官在竞选期间说过要维护“主权”的硬话，但也多次放出愿意同中国进行谈判的言论。他想在国内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实业方面的投资，而不是像阿基诺三世那样仅仅依靠海外非劳和劳务外包拉动经济发展。他意识到，这方面只有中国可以帮助菲律宾，因此希望慎重处理好仲裁问题。就职前后，杜特尔特三次会见中国驻菲大使赵鉴华，由此可见他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

但是，南海仲裁裁决的出台如同泼了一大瓢冷水，让双边关系改善的势头一下子停顿。菲律宾国内舆论本对谈判并没有太多异议。但几乎全盘支持了菲律宾诉求的裁决一出来，在菲国内激发起了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即要求政府对华谈判必须以裁决为前提，其主要目的是实施裁决。因此，对杜特尔特来说，这个裁决既是一个“大胜利”，也是大包袱。

这个裁决出台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如果是在阿基诺三世尚在台上公布的话，菲律宾政府不用说会采取各种政治、外交手段向中国施压，要求执行裁决。但已与阿基诺三世撕破脸的中国政府也不会有所顾忌，不但从舆论上反击批判，而且很可能以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反制菲律宾。即使中菲关系因此而进入谷底，反倒更有利于杜特尔特就职后再起底回升。但裁决偏偏在杜特尔特就职后不久出台，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到他的手上。中国对此也有些左右为难：面对全面不利的裁决，如果不采取更多的实质反制措施似乎不足以体现中国的坚决立场，也不利于阻止仲裁案的一些后果(如连锁反应)；但如果反制措施多了，把杜特尔特打痛了，也可能失去改善双边关系与南海局势的机会，从而得不偿失。

因此，裁决在这个时候出台具有为中菲关系改善“踩刹车”的功效。两国能否最终克服裁决带来的挑战，跨过南海这个“坎”，把双边关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还有待于继续观察。

中国要提出自己的方案

东盟一贯奉行大国均衡政策，即通过把不同的大国引入东南亚地区，以保持自己作为地区局势主导者的地位。由于美国在东南亚的作用相对稳定，而中国日益崛起，当前东盟大国均衡政策中联美制华、联日制华的色彩就更多一些。从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机制，到最终把美国、俄罗斯都包括进来的10+8东亚峰会，可见东盟为了拉拢更多国家制衡中国，甚至不惜弱化东盟机制的“东亚”色彩，弱化本来就进展有限的地区合作。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一些东盟国家更是如此，如越南、马来西亚加入并完成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而菲律宾则开放五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相反，中国与东盟关系却一再被南海争端所“绑架”，中菲关系这块“短板”导致中国与东盟关系迟迟难以向纵深推进。

面对困局，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握与东盟的关系。在东南亚方向，对中国来说最敏感的或许是南海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崛起安全，也就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外力所严重干扰、甚至打断。现实地看，最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这样做的国家主要是美、日，而东盟则是两国用以牵制、骚扰中国的重要平台，南海争端则是这个平台的一把利器。中国如果占据不了这个平台，抓不住这把利器的刀把子，就会在这场战略博弈中处于下风，甚至危及自身的顺利崛起。就此而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应该以战略性的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并推进双边关系。

当务之急还是管控好南海问题，克服仲裁裁决带来的消极挑战。杜特尔特仍是一个机会，应该密切关注菲国内政治与舆论动向，及早与菲律宾方面开始接触，最终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安排。最有可能的是双方就管控当前危机以及一些具体的权益问题(如渔民捕鱼)达成协议，并通过谈判这一方式本身表明双方无意扩大事态，并为南海争端的进一步缓解以及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在多边层面，中国与东盟间的南海行为准则也有必要加快谈判。中国应该更加善于通过各种规则处理与东盟的关系，既善于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也不怕接受一定的规则约束。规则的最大好处就是给各方以明确的预期和约束，从而有利于管控争端，维持南海的稳定，维护中国的崛起。

另外，就是在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与东盟的互补性经贸关系。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崛起对于建立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基于此，我们应警惕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不良现象，如同质竞争以及由于我国工业品全面占领他国市场所产生的恐惧性炒作。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一些东盟国家更是如此，如越南、马来西亚加入并完成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而菲律宾则开放五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相反，中国与东盟关系却一再被南海争端所“绑架”，中菲关系这块“短板”导致中国与东盟关系迟迟难以向纵深推进。

面对困局，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把握与东盟的关系。在东南亚方向，对中国来说最敏感的或许是南海问题，但最重要的是确保崛起安全，也就是确保崛起进程不被外力所严重干扰、甚至打断。现实地看，最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这样做的国家主要是美、日，而东盟则是两国用以牵制、骚扰中国的重要平台，南海争端则是这个平台的一把利器。中国如果占据不了这个平台，抓不住这把利器的刀把子，就会在这场战略博弈中处于下风，甚至危及自身的顺利崛起。就此而言，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中国应该以战略性的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并推进双边关系。

当务之急还是管控好南海问题，克服仲裁裁决带来的消极挑战。杜特尔特仍是一个机会，应该密切关注菲国内政治与舆论动向，及早与菲律宾方面开始接触，最终达成双方可接受的安排。最有可能的是双方就管控当前危机以及一些具体的权益问题(如渔民捕鱼)达成协议，并通过谈判这一方式本身表明双方无意扩大事态，并为南海争端的进一步缓解以及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在多边层面，中国与东盟间的南海行为准则也有必要加快谈判。中国应该更加善于通过各种规则处理与东盟的关系，既善于推行有利于自己的规则，也不怕接受一定的规则约束。规则的最大好处就是给各方以明确的预期和约束，从而有利于管控争端，维持南海的稳定，维护中国的崛起。

另外，就是在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与东盟的互补性经贸关系。中国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实现共同受益、共同崛起对于建立起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基于此，我们应警惕双边经贸关系中的不良现象，如同质竞争以及由于我国工业品全面占领他国市场所产生的恐惧性炒作。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一些东盟国家更是如此，如越南、马来西亚加入并完成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而菲律宾则开放五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相反，中国与东盟关系却一再被南海争端所“绑架”，中菲关系这块“短板”导致中国与东盟关系迟迟难以向纵深推进。

■26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 本版图片 GJ

■马尼拉民众抗议美国务卿克里访菲和美菲防务协议

南海仲裁裁决公布后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回答记者提问

“希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国新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主持发布会，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出席，介绍白皮书有关情况，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一起努力，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路透社：仲裁裁决公布后，中国下一步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否会在南海地区建设更多的军事设施？是否会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刘振民：中国海军在南海的任何活动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海域。但是大家看到的是，有一个国家派了庞大的航母舰队在南海活动。记者朋友们可以自己去评判吧。中国政府对仲裁裁决的立场很明确，我们不会承认、不会执行，它就是一张废纸。希望大家把这个裁决扔到纸篓里，搁在书架上，或者放到档案馆留起来就行了。无论如何，最终有关方面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来。中国希望能尽快与菲律宾回归到双边谈判的轨道上来。

大家看到，白皮书封面上写着《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这是白皮书的主题，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希望与南海周边国家，包括与东盟国家，一起按照中国与东盟十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维护南海的航行与飞越自由。这个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至于中国会不会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首先我要说清楚的是，中国有这个权利。防空识别区制度不是中国的发明，是其他一些大国的发明。中国在东海划了，在南海是不是需要划，要根据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当然有这个权利划。这取决于我们的综合判断。

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不要借机来威胁中国，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一起努力，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不要把南海变成一个战争的发源地。中国的目标是希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中非南海有关争议也好，整个南海争议也好，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没有别的出路”

人民日报：中方为什么专门就中菲南海争议发布白皮书？希望通过白皮书传达什么信息？

刘振民：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想传递几个信息，表明几个立场。一是我们要澄清一些事实。因为在三年半前，菲律宾时任政府提起仲裁的时候，它的仲裁请求歪曲了很多事实，很多法理被他们曲解了。在仲裁庭的审理过程当中，也歪曲了很多事实，在适用法律方面犯了很多错误。所以我们首先的目的就是澄清事实，说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历史形成的，不完全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有一般国际法的规则。这是一个方面，澄清一些事实。

二是要说明中非之间是有协议的，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是唯一出路。这既展示出中国的政策，也向国际社会、向南海周边国家、也向我们的邻居菲律宾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中非南海有关争议也好，整个南海争议也好，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没有别的出路。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仲裁庭能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大家有必要好好读这本白皮书。

“裁决解决不了争议，所以不要期望按照裁决去谈判解决争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您刚才说到白皮书主题是继续通过谈判和菲律宾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仲裁是菲律宾提起的，仲裁裁决已经做出，尽管中方表示不承认、不执行、不接受，如果菲律宾作为申述人的观点得到了裁决的支持，是不是中方必须要菲律宾也同时不接受裁决，才作为重启谈判的先决条件呢？如果重启谈判之后，因为中方坚持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水域的主权，是不是也绝对不能谈主权方面的问题呢？因为裁决当中也表明了支持菲律宾称中国的有些行为已经侵犯到了菲律宾主权相关的利益。

刘振民：你提到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谈判过程中需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谈判过程中搁置的问题。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谈判的问题，是能不能回归到谈判的问题。中方的愿望和政策是希望菲律宾新政府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认识到这个裁决是一张废纸，不可能得到执行，能够放下裁决，把裁决搁到一边，回到谈判桌上。

而中菲之间谈判的基础是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按照国际法进行谈判，这是各国谈判的基本原则。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进行双边沟通的，所以谈判也不可能是按照裁决来谈判。如有人主张按照裁决来谈判，中国不会去谈。所以我们要明确，我们白皮书的主题是“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菲南海争议”，是要把仲裁裁决搁到一边，回归到谈判轨道上。

裁决解决不了争议，所以不要期望按照裁决去谈判解决争议。我希望菲律宾朋友要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很多菲律宾朋友也都支持中方立场，其他人不要在里面搅局，鼓动菲律宾一定要执行裁决。搅局不会有好结果，只会进一步激化南海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矛盾。

“南海争议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

中国日报：最近有一些东盟国家明确表示反对南海仲裁案。中方如何看待后仲裁时代中国-东盟关系？

刘振民：首先要说明的是，南海争议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所谓的声索国就那么几个，而东盟有十个成员国。但是坦率地讲，由于南海争议的存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干扰。但是中国的政策和愿望是希望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不要受到影响。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努力的。所以过去三年多来，我们在应对菲律宾仲裁案的过程当中，也在积极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合作。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东南亚的时候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倡议。李克强总理在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系列会议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合作的2+7合作框架。这个2+7合作框架还在落实过程当中。中国-东盟合作总体上没有受到南海争议太大的影响，但的确受一定干扰。客观讲，我们是坚持把南海问题放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内，由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处理，争议由当事国谈判解决，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过去25年，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取得快速发展。这些合作对中国和东盟国家是互利共赢的。我想随着中国的发展，也会带动整个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25周年。今年9月，我们将在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纪念中国-东盟对话伙伴关系25周年的峰会，中国和东盟领导人都将出席。我们希望借这个纪念活动的契机，进一步提升中国和东盟合作，深化中国和东盟合作，希望南海问题不要影响中国与东盟合作。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把南海问题留给《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进程去处理，不要让它影响与东盟的合作。我们希望东盟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共同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据外交部网站)

相关链接

中国-东盟关系

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开始对话进程。经过20多年的共同努力，双方政治互信明显增强，经贸合作成效显著，其他领域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国-东盟关系充满活力，发展前景广阔。

政治上，中国于2003年作为域外大国率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话合作机制，主要包括领导人会议、12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和5个工作层对话合作机制。2009年，中国设立驻东盟大使。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和平解决争议、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南海合作达成共识。2011年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达成一致，为开展南海务实合作铺平道路。200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双方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了中国-东盟纪念峰会。201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和友好交流年，双方举行了纪念峰会、领导人互致贺电、纪念招待会等一系列纪念和友好交流活动。2013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双方举行了中国—东盟特别外长会、亚联亚通交通部长特别会议、中国—东盟高层论坛等一系列庆祝活动。2014年是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双方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经济上，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目前中国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方贸易额达4436亿美元。2014年8月，双方同意开始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东盟博览会及商务与投资峰会自2004年起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已成功举办十届。

领域合作方面，双方确定了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等11大重点合作领域。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农业、信息通信、非传统安全等十余个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框架。2011年12月，中国—东盟中心正式成立。2012年8月，中国驻东盟使团成立。双方设立了中国-东盟合作基金等用于支持中国-东盟领域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中国与东盟的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加强。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共同推动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的健康发展。

(据外交部网站)

新民环球讲坛 诚邀读者参与

国际风云关联你我他，环球讲坛纵论天下事。由新民晚报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民环球讲坛”自开讲以来，各界反响热烈。讲坛通常安排在双休日下午1：30至3:30，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主讲，聚焦热点问题。

有兴趣参加的读者请将报名信息发送电子邮箱xmwbhq@163.com，或拨打热线电话22896139，同时欢迎团队报名。名额有限，额满为止。本报将在国际新闻版刊发启事预告下一期讲坛时间和地点，敬请垂注。